

## 第二回 清明節遊春遇艷 暖翠樓擲香訂期

且說侯朝宗意欲尋訪佳麗，適有楊龍友偶然談及名妓香君。這朝宗左思右想，不敢認真，一則恐楊龍友係阮圓海故友，假此嬉落；二則又自己蕭索囊乏，哪有銀錢治辦妝具。反復輾轉，正在無聊之際，忽聽門外有人呼喚：「侯相公在家否？」方待出門看時，柳敬亭已走進來，二人相見未及施禮，敬亭說：「日下對此三月艷陽，住在六朝佳麗之場，遊人絡驛，相公竟悶坐書齋，豈不辜負花朝？」朝宗答說：「弟久有意，奈同伴無人，雖有美景，孤身難覓。」敬亭說：「老漢今日無事，不免陪著相公看花、踏青何如？」朝宗說：「如此極妙！」遂換了衣衫，同敬亭出門，望城東而來。祇見路上柳綠桃紅，不暇細看，遊春士女，隨處皆是。

正走之間，敬亭指說道：「此是秦淮之水，過此長橋，便是有名姊妹家。」朝宗留心細看，但見碧煙染窗，紅杏窺牆，黑漆兩隻門，俱插著一枝帶露嬌柳，遂問敬亭：「此是何處，這般有趣？」敬亭說：「這一條巷，原是舊院，此中麗人最多，那高門兒便是李貞麗家。」朝宗一聞「貞麗」二字，想起那龍友之言，便問：「他女兒香君可在裏面？」敬亭說：「他是母子，不在裏頭，在哪裏呢？」朝宗急扯敬亭叩門，裏邊人問：「何人叩門？貞娘、香姐俱不在家。」朝宗聞說，心中著實發急，又暗想道：「他既不在，定是哪裏踏青去了，我就坐在此等候一回！」遂坐在門前石凳上，死也不動。敬亭百般催促，祇是不動，但見侯生如癡如醉。正在無可奈何處，忽聽見有人呼他的姓字，抬頭一看，見是楊龍友與蘇昆生並肩而來，望著拱手說道：「侯世兄卻在這裏，俺二人上貴寓尋訪，聞你同敬亭遊春去了，不想此處得遇，萬幸，萬幸！且問侯兄，為何在此徘徊？」敬亭說：「我與侯兄遊春到此，他聞香君美名，遂欲訪他。適香君不在，故侯兄如此光景。」楊、蘇二人說道：「侯兄，今日是清明佳節，他們院內姊妹俱赴盒子會去了，焉能在家？」朝宗說：「不知可在哪家赴會去？」昆生說：「今日是香君姨娘卞玉京主會，在暖翠樓上。侯兄何不趁此良辰，同到樓下，賞玩一回？」龍友又說：「俺二人原為侯兄喜事而來，暖翠樓離此不遠，大家同去看看，侯兄也好放心。」朝宗聞言，慌忙立起身來向二人作揖，說：「眾望位攜帶一二，自當重報！」四人前前後後、說說笑笑，往暖翠樓而來。

柳敬亭說：「侯兄，已至暖翠樓下了。請坐，再看機會。」朝宗說：「不知香君在否？」龍友指說道：「那樓頭坐的不是香君！」朝宗往上一看，見他嬌嬌滴滴，年紀不過十五、六歲，真乃容可落雁，貌能羞花。遂不覺魂飛天外，目不轉睛，默默的望樓上觀看。正在動情之時，祇聽樓上說：「香君，你的簫吹演一回。」祇聽得簫音嘹亮，猶如鳳鳴雲端，朝宗情不自禁，遂將自己佩的扇墜解下說道：「這幾聲簫吹得令人消魂，小生忍不住要打采了！」將扇墜望樓上一拋，不料正落在香君懷裏。香君滿面通紅，含羞微笑。貞麗即取香君冰紗汗巾包上櫻桃，拋在樓下。眾人拾起來，傾在盤內，朝宗說：「此物不知何人拋下來的？若是香君，豈不可喜！」龍人說：「觀此汗巾，多應是他。」敬亭說：「既如此，不得亂動！先教侯兄口含一枚，品此鮮味。」大家正在取笑之時，忽見一人手提茶壺，一人懷抱花瓶立在面前，真正是：

香草偏隨蝴蝶舞，美人又下鳳凰臺。

朝宗正向樓上張望，被龍友一把拉住說：「侯世兄，這是貞麗，這是香君！」朝宗一見，魂不附體，忙向前施禮，道：「仙子何時下界，有失迎接！」昆生指說：「此是貞麗，此是香君，相公仔細認認！」侯生方纔正容施禮說：「渴慕久矣，得一見，三生有幸！」又向龍友說：「果然妙齡絕色，楊兄賞鑒真正不差！」貞麗說：「虎丘新茶，泡來奉敬！」香君說：「綠柳紅杏，點綴春色。」朝宗向香君懷內一看，見一扇墜佩在身邊，遂口占一絕云：

南國佳人佩，休教袖裏藏。

隨郎團扇影，搖動一身香。

龍友說：「此詩風流典雅，真是奇才！」遂即問道：「昨日所云梳籠之事，不知侯兄肯否？」朝宗說：「秀才中狀元，哪有不肯處？」香君聞言，含羞上樓而去，貞麗上前說：「蒙楊老爺美言，相公不棄，即此擇定吉日，賤妾就要高攀了！」朝宗說：「三月十五日，乃花月良辰，便好成親！但小生客囊羞澀，恐難備禮。」龍友接口說：「世兄不須愁，妝奩、酒席，小弟一並備來點染佳期，不知世兄可肯笑納？」朝宗聞言，深深一恭說：「多謝楊兄費鈔，另日叩謝！」貞麗見女兒事成，遂辭別眾人，登樓而去。朝宗等四人亦各由舊路而回，四人之中惟朝宗歡喜不盡，欣然而去。

有詞為證：

聽分解，誤走到巫峰上。添了些行雲，想匆匆，忘卻仙模樣。

春霄花月休成謊，良緣到手難推讓，準備著身赴高唐。

且說楊龍友陪著朝宗，定了梳籠香君的佳期。次日清晨，起來即往褲子襠來，尋那阮大鍼去。因是舊交，不待通報竟入他後巢園內。未及揚聲，祇聽得裏面阮大鍼道：「俺阮圓海也是詞章才子，科第名家，祇因主意一錯，偶投崔魏之門，遂入兒孫之號。如今勢敗，剩俺枯林鴉鳥，人人唾罵，處處攻擊。昨日祭丁，受了五秀才毆打；前日借戲，又被三公子辱罵。無計分辨，幸虧盟兄楊龍友代設一計，叫俺替侯朝宗製備梳籠香君妝奩，以便求他疏通，倒也有理。自昨一去，再不見回音，好不悶人！」龍友在外聽的明白，乃高聲說：「阮兄，想念小弟麼？連日違教了！」阮圓海聞是龍友，急忙出來攜手入內。未曾坐定即問：「侯年侄之事，怎麼樣了？」龍友道：「小弟正為此事而來，侯兄佳期已定於三月十五日，不知兄代備之物，可曾齊全？」阮圓海聞言，滿面帶笑說：「弟已備有三百金，仍煩老兄代為治辦，不知兄可肯為一勞？事成，自當叩謝！」龍友說：「哪用許多？弟遵命治辦便是！」圓海入內取出銀兩，雙手遞過，龍友接銀出門而去。

卻說那香君，自從那日在暖翠樓面晤朝宗，見是個風流才子，心中暗自欣羨。再不輕易下樓，亦不妄自見人，專待十五日成親。

及至佳期已到，貞娘絕早起來。正在著人卷簾掃地，安席排桌，忽楊龍友走來喚道：「貞麗，今日是令愛上頭佳期，昨許侯兄代備箱籠等物，今已齊備。著人抬進安置在洞房裏，以助令愛新妝。還有三十兩銀子交與廚下，一應酒筵，俱要豐盛！」貞麗見箱籠、衣服無不齊備，又有酒席銀兩，喜不自勝。遂叫香君來叩謝，龍友說：「些須引意，何敢當謝！」正敘話間，忽亂嚷道：「新官人到門了！」但見朝宗身穿盛服，冠插官花，進得門來，滿院之人個個稱羨。正是：

雖非科第天邊客，也是嫦娥月裏人。

這侯朝宗下馬，貞娘並一應陪客迎接客舍。楊龍友見了，向朝宗一揖說：「恭喜世兄，得了平康佳麗！小弟無以為敬，草辦妝奩、粗陳筵席，聊助一宵之樂。」朝宗謝說：「過承周旋，何以克當！」貞娘向前說：「新人與楊老爺請坐獻茶！」茶畢，龍友問道：「貞娘，一應喜筵，安排齊備了麼？」貞娘說：「托賴老爺，件件完全！」龍友立起身來，向朝宗一拱，說：「今日吉席，小弟不敢僭越，就此告別，明日早來道喜！」說罷，遂辭侯生而去。貞娘所請陪客丁繼之等，上前作揖道喜。遂請侯生更衣，女客玉京等扶持香君出來，大家做樂，二新人對面相見，真正：一是文章魁首，一是士女班頭。兩下暗自欣羨，各生眷念。眾鴉兒排下筵席，齊說：「院中規矩不興拜堂，就吃喜酒罷！」遂讓朝宗、香君並肩上坐，丁繼之、張燕筑等三人坐在左邊，卞玉京、鄭妥娘等坐在右邊，人家飲酒歌彈，極其娛樂。不覺紅日銜山，烏鴉選樹，眾人齊聲說：「天晚了，送新人入洞房去罷！」丁繼之攬住說：「不要忙，侯官人當今才子，梳櫛了絕代佳人，合歡有酒，豈可無詩？」眾人皆說：「有理！待我們取付新樣花箋，磨飽松煙，伺候揮毫。」侯生說：「不消詩箋，小生帶有宮扇一把，就題贈香君，永為結盟之物罷！」遂舒開宮扇，不用思索，提起筆來一揮而成，乃是七言絕句一首。詩曰：

夾道朱樓一徑斜，王孫初御富平車。

青溪盡是辛夷樹，不及東風桃李花。

眾人見侯生如此敏捷，大家正在那裏贊賞，忽有人報曰：「楊老爺送詩！」侯生接過一看，讀曰：

生小傾城是李香，懷中婀娜袖中藏。

緣何十二巫峰女，夢裏偏來見楚王。

讀畢說：「此老多情，送來一首催妝詩，妙絕，妙絕！」眾人聽見，大家稱贊。從新吹彈起來，勸新人飲酒，侯生與香君交杯換盞，暢飲一回。譙樓已打二鼓，眾人齊說：「天色晚了，撤了席罷！奏起樂來，送新人入房去！」侍女持燈，侯生與香君攜手同入洞房。侯生見香君微被酒熏，春色滿面，比暖翠樓下相會時更覺宜人，情不自禁，輕輕抱上床。你貪我愛，說不盡雲情雨意；顛鸞倒鳳，祇覺得風抖花顫。正是：

劉郎已入桃源內，帶露桃花怎不開？

不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[返回 >> 桃花扇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